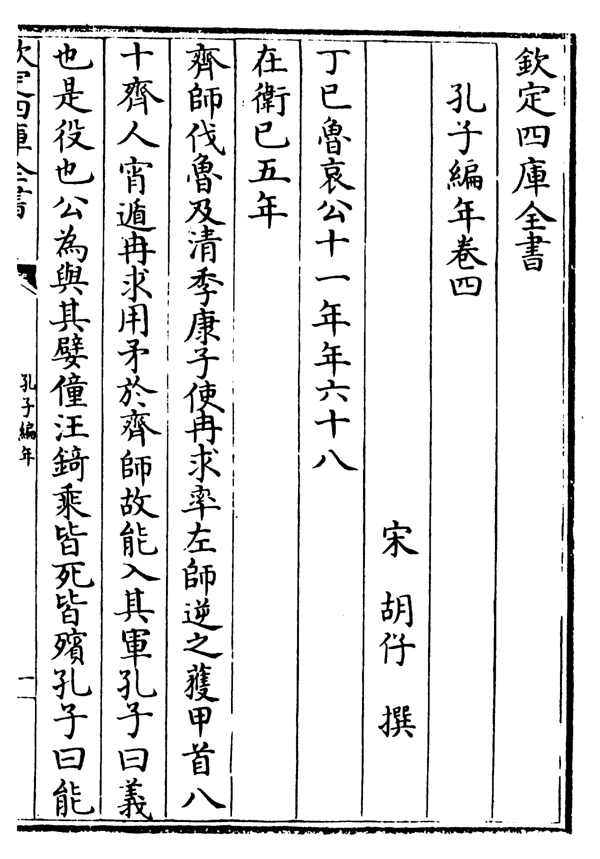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孔子編年卷四

宋 胡仔 撰

丁巳魯哀公十一年年六十八

在衛已五年

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逆之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是役也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又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冉求既有功於魯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衛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為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

者何也大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况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乃止過泰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

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因問曰女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由此澹臺滅明見於孔子然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

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至魯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

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

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寛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逺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寛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三

發卒焉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暴無厭則雖以田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

季孫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時季氏富於周公而

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黜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叔仲會與孔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

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

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戊午魯哀公十二年年六十九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因言衛靈公

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康
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孟武伯問子路仁
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吳之伐越也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子使使聘魯且問之孔子曰無以吾命也賔既將命發幣於大夫及孔子

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骨何者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魯之君臣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

仕葢父母之邦且將老焉自周室衰微而禮樂詩書缺孔子憂後世之無述也於是敘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為百篇古者詩三千餘篇於是删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
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
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若夫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其詳細不得而聞矣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

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又問曰葬引於堩日有食之則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

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又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之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周

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貢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泆之何也

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

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

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賔牟賈起免席而請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

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曾子事親孝孔子閒居曾子侍坐因為之作孝經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孔子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

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人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

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務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

年其智足以治千乘其守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然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

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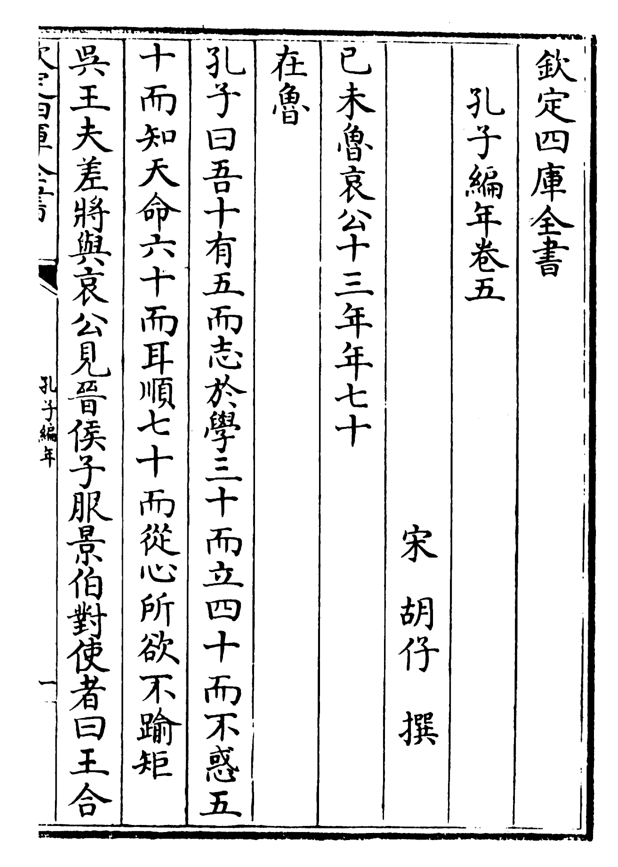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

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魚卒



欽定四庫全書

孔子編年卷五

宋 胡仔 撰

己未魯哀公十三年年七十

在魯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

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謂太宰嚭曰景伯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

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父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聞之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又問之亦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宓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説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

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歎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嘗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路又使門人為臣孔子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

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斬衰菅屝杖而歡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今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

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則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明通而

辭不專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

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

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智能者不信慤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身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

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茍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有天命非惟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亢暴

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即此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孽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生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

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貪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非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庚申魯哀公十四年年七十一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先是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其文約其指遠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然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在衛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弗與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及是西狩獲麟孔子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以此絶筆焉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言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人之信之也

齊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吾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儀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

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帝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

子曰黎為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貴神别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尚黒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

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皥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之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

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辛酉魯哀公十五年年七十二

在魯

子路為衛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

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
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
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
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
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
太子焉用孔悝雖弒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
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
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而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者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

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

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之知寳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寳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作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

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紀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興素王之業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作故未得耳子貢聞二子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之志

天何與焉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㪷備

其豚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雕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樂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自盡苦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

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

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迄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

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

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哉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援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此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之子孫衰微故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壬戌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

在魯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向右二三子皆向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歿

夏四月己丑也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没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弟

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之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遂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

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高生子順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順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鮒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漢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孔子編年卷五